

11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二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陟屺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屺而愴然流涕也

詩魏風陟屺之篇凡三章次章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

予季行役夙夜無寐蓋孝子行役思念父母而作是詩也陟登也山有草木曰屺

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

年謁告歸省

省告假親

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茫

道遠兀然室中尤欲斷腸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朱子謂遠遊則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

忘也余時憶母言蓋比之陟屺之辭何其悲也居三年復出出十三

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

故事也父母之喪曰大故禮記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嗟乎痛哉方吾

母之為此言也母年逾四十余年尚未及壯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

後十三年以來母年漸就衰余亦齒髮日益變此十三年計首尾

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

不知其經幾千百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

及聞吾母之言矣。以至性至情之言。作如泣如訴之語。蓋詩所云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設為母念己之辭。而先以

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遠望可以當歸。古語曰。悲歌可

以當歸。詩人之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得見吾親。猶或可以

舒其懷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

者。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之所言者與。故雖古之孝子仁人。善

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為尤悲也。戰國策。王

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

而望。此母自道思子之言也。世之忘親而遠遊者。讀此能不怛然

動於中乎。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又有逾於為人親者之念其子之

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

此種肫摯之語，非真孝子不能道。

近冢

墓西南有土樓三楹。予墓側時來憩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見登斯樓也。吾親舍在焉。返憶吾母曩時之言而歎詩人之所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為孝子也。然猶名之曰陟屺者。志吾之臯也。

以結作轉點出樓之名用意更進一層是有功名教之作不得以尋常文字目之

市聲說

沙張白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為龐雜沸騰。令聽者難為聰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為是天籟適然。

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

非多求多冀。嘒嘒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

乎。

以上以鳥獸之聲引起市聲。

京師土燥水涸。

音濇，不滑也。

其聲嘈。

音瑣。

以唵。

音宏，嘈唵，大聲。

也。

鬻百貨於市者，類為曼。

長也。

聲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絡

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

人也。

祁，大威也。

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

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

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

於物而靳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

以上以市聲比較鳥獸之聲。

然使此千

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

師之大闐然。

闐，曲切聲，無人也。

寂然不特若曹，無以瞻其生，生民之所需

疇為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

以上言市聲之不可無。

顧使其中有數人

焉，恥其所為而從吾所好，則為聖賢為仙佛為貴人為高士，何不可

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為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

市聲之可哀也。

以上言市聲之可哀。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

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諂。市

詐。市面。首市顰笑。

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按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此

言面首顰笑。指優娼也。

無非市者。

借市字發揮。大暢厥詞。寫市社會卑鄙情形。如繪。銜其所有。急其

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

同一求濟。旦夕之欲。然論其高下。非特不如市物之聲。且不及鳥獸

之聲。

雖不若市聲之嘒嘒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夜

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

孟子離婁下。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謂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

者。妻妾見之。且為羞而泣也。

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為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

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又從聲字發揮。推類至盡。覺可哀者甚多。

嗟乎。有鳳凰焉。

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

鳥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

禮記其哀

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噍音焦殺音噍殺音之涸竭而不盛大也

噍凌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為

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

鳴鳥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論語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楊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

晉書卞壺傳壺字望之元帝永嘉中除著

侍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越賊二子眡盱隨從俱為賊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按祠

在楊州南門內壺嘗行廣陵相故揚人為之立祠

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

立南都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

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

江西省城王猷

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順治十年其

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

破。督師史公。史忠正公可法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

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縲。音患。以繩為環而絡之也。絲絕。縲又斷。余皇

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

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

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

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

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

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

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

國文賣本
卷二 錢烈女墓誌銘
四 掃葉山房石印

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

勉圖歸計耳。

嗚咽而道悲不成聲。是烈女亦是孝女。聞其風者足以廉頑立懦矣。

時注水庭中。立起。

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

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

清兵之屠戮淫掠慘無天日。此亦見一斑。如讀揚州十日記。

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

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

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

以上叙女死狀。非文字直是血淚。惟遺民乃能有是言。非間氣不能鍾是女。烈女

自則不得死。自焚不得死。投繯不得死。仰藥不得死。投水不得死。閉氣不得死。終則縊而死。嗚呼烈矣。全謝山梅花嶺記。謂烈女五

死而得絕。按之此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

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

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

死而更生也。人以為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塵。音翳。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

易說卦傳。離為火。以照四方之缺。

了遺錄自序

戴名世

余所著了遺錄既成。詩大雅雲漢之篇。周餘黎民靡有了遺。註了獨立之貌。遺脫也。北平王源為

之序。王源字崑繩。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人。著有兵論三十二篇。平書十卷。直隸古稱北平。因北魏稱定州為北平郡。而余

復自為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

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

也。明之取天下於盜賊。元之末年。羣雄乘時并奮。方國珍起台州。據浙東。徐壽輝起羅田。據湖北。郭子興起

定遠。據濠州。張士誠起泰州。據浙西。江淮以南。靡弗後均為明太祖所戡定。乃即帝位。而其失天下也。亦於

盜賊彼秦寇者。崇禎初。陝西大饑。復以裁驛卒。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羣起為盜。安塞人高迎祥等。嘯聚飢

民剽掠郡縣號闖王米脂人李自成聚眾依迎祥號闖將延安人張獻忠亦合徒眾據十八寨自稱八大王陝西古秦國地故稱秦

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

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音刈吾民藩王滅崇禎十四年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李自成

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又陷南陽殺唐王崇禎十七年天子死崇禎十七年三月

庸關進犯京師太監曹化淳啟門納賊帝命后李自成入居妃自盡自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投繯而崩而國祚隨之此自

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士大夫漫

不以賊為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崇禎七年總督

瑜圍高迎祥李自成於車箱峽賊困甚詐降奇瑜納其貨縱賊出

峽賊復自陝西出犯河南十一年兵部尚書熊文燦奉詔督師獨

主招撫時獻忠屢為總兵左良玉劉良佐等所敗乃偽降於文燦

為明所由亡而陳奇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聞外之事崇禎時瑜熊文燦其戎首云

樹黨援門戶角立日以傾軋異已為務如總兵曹文詔忠勇冠時

稱良將第一屢破賊兵而御史劉令譽挾私怨劾之聞郭門也史

記馮唐傳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稱統兵者曰專閫又易師卦註閫外之事將軍所裁臨事制宜不必皆依君命

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

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內

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

吾桐獨完府安徽安慶縣桐小縣僅彈丸黑子史記賈誼陳政事疏淮

之著面慶信賦地惟黑子城猶彈丸蓋極言其渺小也本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

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濱於陷者數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

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與余從諸父老問吾

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為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

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肇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

按朝宗所撰太常公家傳云。王父太常公諱執

蒲。字以康。與高攀龍等善。時共講學。魏廣微稱為東林渠魁。先為太僕卿。繼遷太常卿。會魏忠賢欲代天子行祭禮。公先期上疏斥

之。忠賢大怒。遂致政歸。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按明史。七卿表。崇禎六年。恂為戶部尚書。九年。十一

月。削職。叔父恪。官祭酒。東林列傳。侯恪字木庵。萬歷四十三。年進士。天啟間。為編修。與繆昌期。楊連友。連條。上魏

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恪代具稿者。忠賢謀欲殺之。由是閹黨劾罷恪官。崇禎初。起為庶子。遷南雍祭酒。滿歲。以病請歸。日夜

縱飲。尋卒。著有方域既世家子。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朝

遂園詩二十卷。中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納約名士。與貴池

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

明史。吳應箕字次尾。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

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初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梁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鍼得志。謀

殺周鍾。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走。及南都亡。應箕與金聲起兵徽州。清師敗之。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東

林列傳。貞慧。字定生。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謂是東林後勁。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貞慧為之魁。貞慧雖為布衣。而特尚

名節崇禎十一年阮大鍼謀起用貞慧與諸人共揭發其事貞慧
應試南都每酒後與諸人詬大鍼以為笑樂大鍼聞之益恨南都
立國大鍼驟起於是盡捕諸人貞慧下鎮撫司獄大鍼欲殺之會
國亡乃止貞慧出而隱居陽羨山中後十餘年乃卒按年譜公
二十二歲入南雍應南京試阮大鍼者故魏閣義兒魏忠賢屏居
交陳吳二人及南中諸名士

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為檄檄大鍼罪

明史馬士英傳懷甯阮大

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四年大鍼附魏璫得補吏科都給事
自是附魏忠賢然畏東林攻已未一月遽歸楊左諸人下獄死大

鍼對客自矜己為太常卿崇禎元年起光祿卿為御史劾罷明年
定逆案論贖徙為民終莊烈帝之世廢斥流冠逼皖大鍼避居南

京日談兵說劍觀以邊才召復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鍼媿且志音
社中名士作留都防亂揭逐之

恨也然度無可如何音迎刺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

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

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

按公集中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云一日

歌既得之必喜而為賁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
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先祿所

卷二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七掃葉山房石印

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僕欽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以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欺八日，意良厚，然不得矣。不絕。

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

者。

王國淮曲錄傳奇部，雙金榜一本，年尼合一本，忠孝環一本，春燈謎一本，燕子箋一本，右五種。明阮大鍼撰，王士禎秦淮雜詩。

自註：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欄書，燕子箋諸劇進宮中。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

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

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呌

呌。

音鏡，謹聲也。

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

而恨三人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

福王立南京，馬士英薦大鍼，知

兵，得為兵部尚書，巡閱江防。

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

註見上。

方域夜出走，渡揚子。

揚子江也。

依鎮帥高傑得免。

按年譜：此事在順治二年，時公年二十八。

歲高傑米脂人與李自成同起為盜崇禎七年降隸賀人龍麾下京師陷傑南走福王封為興平伯列於四鎮領楊州後至歸德

為許定方域儻葛葛音蕩漢書陳湯傳湯儻葛不自收欽註無行檢也任俠使氣好大言頗

以經濟自詡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

口振友之阮能不恡吝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時扞文網崇禎末

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明通鑑崇禎十五年四月李自成再圍開封出

故尚書侯恂於獄令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

請不時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

某師噪晉帥指許定國見賈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

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始官遼東都司驍

勇善左右射多智謀侯恂薦為副將屢破流寇崇禎十三年拜平

賊將軍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崇禎

八年為陝西巡撫尋為楊嗣昌所劾繫獄十賊乃可圖也恂叱曰

五年起為兵部右侍郎令將禁旅援開封

是跋扈也。小子多言。遂遣歸國。初河南巡撫某公廉知方域豪橫

狀。按年譜此事在順治八年。考是年巡撫為吳景道。將案治。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貳臣傳宋

權河南商邱人。明天啟五年進士。官順天巡撫。駐密雲。受事三日。李自成陷京師。順治元年。率所部投誠。命巡撫如故。三年擢國史

院大學士。六年加太子太保。七年致仕。九年卒。特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賜諡文康。從容語撫軍曰。公知唐

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撫軍笑而止。後有書

與犖曰。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常援其難。見壯悔堂集中。與宋牧仲公子書。指此

事也。方域為舉業。有盛名。崇禎己卯。舉南雍第三人。以策語觸諱

斥入本朝。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尋鬱鬱死。年僅

三十有七。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衆望。嘉靖明世

宗年號隆慶。穆宗年號嘉隆。諸子指李攀龍。王世貞等。按明中葉

後。古文有二派。一宗秦漢。一宗唐宋。宗秦漢者。李王二人為其魁。與謝榛。宗臣。李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稱嘉靖七子。其古體詩文。率聲牙戟口。恣為博奧。後乃爭矯之。而矯之